

苏 晨

林 非

王文忠著



琤
游
集

广东

环 滁 集

苏曼、林菲、王文忠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环 滌 集

苏 晨
林 非 著
王文忠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6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521-025-X/I·11 10272·109

定价: 3.40元

序

张友道

苏展在南方，林非在北方。这两位散文天地享有盛名的作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俩相约应邀，不远千里来到江淮之间，把皖东山水人情，汇入心头，溶在笔端，使我们十分高兴。他俩又提携后进，偕同我们本地的散文家王文忠同志，合作散文集，不仅很有意义，而且将为散文界增添一段新的轶事。

他们的散文集，取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一句“环滁皆山也”之意，定名为《环滁集》；使我感到很亲切。但嘱我作序，我感到为难了；我做此事，实在有些不称。再三推辞未果，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只好接受下来，好在“以文会友”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环滁集》的缘起，要从1985年的“第一届醉翁亭散文节”说起。散文节开幕式上，中共滁州市委书记朱长俭同志说：“中国是有散文传统的国家，散文是人们喜爱的文学样式。《醉翁亭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墨客徜徉于滁州的山水之间。但是，幸运的还是我们，900年以来，一次有这么多国内外闻名的散文作家、新闻记者，欢聚滁州，还是前所未有的。”他希望散文家们关心滁州，支持滁州，帮助滁州，继承散文传统，和我们一起把滁州建设成为散文之

乡。长俭同志的讲话，受到散文家们的欢迎，尤其使苏晨和林非感到高兴。他们在散文节期间，冒着连日阴雨，自工厂西农村，自滁州而凤阳，不辞辛劳，踏着泥泞，参观采访，不时地议论到如何在滁州勃兴散文等等，使我深受感动。散文节闭幕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著名作家陈登科同志，把他俩介绍给中共滁县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子修同志当即盛情邀请他们再访皖东，他俩欣然允诺。我和长俭同志具体安排了他俩的这一次滁州之行。这是1986年的秋天，重阳刚过，在秋高气爽、菊黄蟹肥的好季节里，老朋友的重逢了。

《环滁集》的采写，是十分紧张、十分艰苦的。他们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风尘仆仆地参观访问了全区7个市、县的几十个单位和典型人物，行程数千里。从高邮湖滨到琅琊山麓，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中都故城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家乡的襄河岸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苏晨带病从羊城飞抵南京转滁州，一下飞机便要吃药，但是，他一放下行李，还发着烧便迫不及待地投入了工作，真不愧为一个“老兵”呵；林非因在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晚来晚走了几天，就更加显得匆忙，他虽然有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但掩饰不了内心的焦急。他们白天十几个小时地参观访问，中午从不休息，夜静更深了，还在看材料整理笔记。在这期间，主要是长俭同志安排他们的行止，我因故无可奈何只间断地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一些地方。在旅途中，我常看见他们借行车时间，在车座上打盹养神兼思考，一下车又精神百倍地紧张工作起来。尽管时间这样紧，该去的地方，决不因偏僻路远而放过。他们翻山越岭去访问养蜂人，穿过林莽去访问山楂研究会，浴着风雨走访花木村，连未通邮路的

深山老林都闯了进去……那一丝不苟的态度、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确实令人感动。

《环滁集》所选的文章，我只看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篇章，闪耀着我们皖东悠久历史文化的光辉，回响着我们皖东农村第二步经济体制改革脚步声，散发着我们皖东纯朴厚重的风土民情的芳香；这些篇章，展现着作家们的热情、探索精神、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我们的真挚友情。对于他们的作品，我不敢冒昧议论，评头品足，说长道短。但我为苏晨散文的熔叙事、抒情、说理于一炉的学者气质所折服；为林非散文的善于思考，善于探索，在平淡中求深邃的功夫而惊叹；我也为年纪较轻的王文忠同志，在他们二位的帮带下，努力耕耘，在散文创作上所取得的进步、所显示的才华而高兴。

《环滁集》的出版，只是他们在皖东开辟散文创作活动中的开头。我和他们多次促膝谈心，畅抒情怀，他们表示还准备做许多工作。就说出书这一项吧，现在这个集子是三人合集，约15万字；他们准备再来滁州，不断写出新的篇章。不久的将来还要每人出版一本反映皖东面貌的散文集，并且准备深入到一些大的题材中去，写一些专题系列散文。这计划显然是令人兴奋的。我作为一名行政工作人员，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是搞后勤的，当然必是全力支持，乐意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我衷心希望他们的计划早日实施。

皖东和文学，在历史上是很有缘份的。就说琅琊山吧，全国有好几座，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其中最享盛名的，除了鲁东胶南县境内，相传秦始皇东游，曾经登山眺望黄海的那一座，就是滁州的这一处了。原因是滁州琅琊山受到历代文学家的青睐，是韦应物、欧阳修、辛弃

疾、梅尧臣、文征明、王士禛等，在此留连盘桓，吟出了许多名篇佳作，使它名扬国中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滁州西涧》便是其中的千古名篇。这反映了滁州历来的许多地方官，和文学家之间友好合作的亲密关系，和他们对丰富民族文化宝库所作出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善于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交朋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近年我们也注意了这方面的工作。几年前，农村生产责任制，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象一株小草，从“左”的霜雪下，在皖东农村开始萌发，我们在重重困难面前，得到了新闻界、文艺界朋友的关注与支持，许多同志冒着风险，排除干扰，风尘仆仆地来拍电影，写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宣传推行责任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擂鼓呐喊，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今天又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这使我们深深受到鼓舞。这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永不能忘的。

与文学结缘，使皖东的山河增辉，历史增色，我们将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只有琅琊山、醉翁亭和少数风景名胜，供文人墨客游览。经过近年的建设，如今皖东地区的面貌有了一些改变，不仅凤阳明中都故城、明皇陵、滁州琅琊山森林公园、全椒吴敬梓纪念馆、定远藕塘烈士陵园、来安半塔烈士纪念馆等，为人们打开了观察皖东历史和文化的窗口，而且，现在的皖东，从商品生产到庭院经济，从横向联系到农工商综合经营，广大城镇农村，到处都汇聚着改革的风云，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创造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正剧，观之令人难忘。我们热烈欢迎更多的文学艺术家来皖东做客，来皖东深入生活，来检查我们的各

项工作，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帮助我们培养本地的文学艺术家。我们将与文学艺术家们通力合作，使皖东与文学的传统关系，有新的发展，更为亲密友好。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理想，尤其是我，有许多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好，而苏晨、林非二位又在这个集子的一些篇章中，偏偏提到了我，这实在使我感到不安。我觉得有些惭愧，我曾经建议他们删去有关的文字，尚不知最后如何定稿。我感谢他们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们将努力把工作做得好些。

值此《环滁集》出版之机，我借此说说我们的心愿，是为序。

1987年3月于滁州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滁县地区行署专员）

目 录

序	张友道 (I)
---------	-----------

苏晨

草木有情	(3)
逢山开路	(11)
民不堪绝	(19)
养蜂户的新节日	(25)
好一条花生街	(31)
西瓜协会的神通	(36)
好鸟枝头亦朋友	(4)
勿过“高墙”	(47)
午门的傍晚	(53)
花鼓咚咚锵	(61)
回看来路	(67)
口碑载道	(73)
漫叙乡贤	(78)

林非

记盛官华·····	(85)
农村公园游记·····	(92)
醉翁亭奇遇·····	(96)
醉翁亭之忆·····	(100)
滁州的半日游程·····	(109)
凤阳,怎样向第二高度飞翔·····	(114)
临淮关游记·····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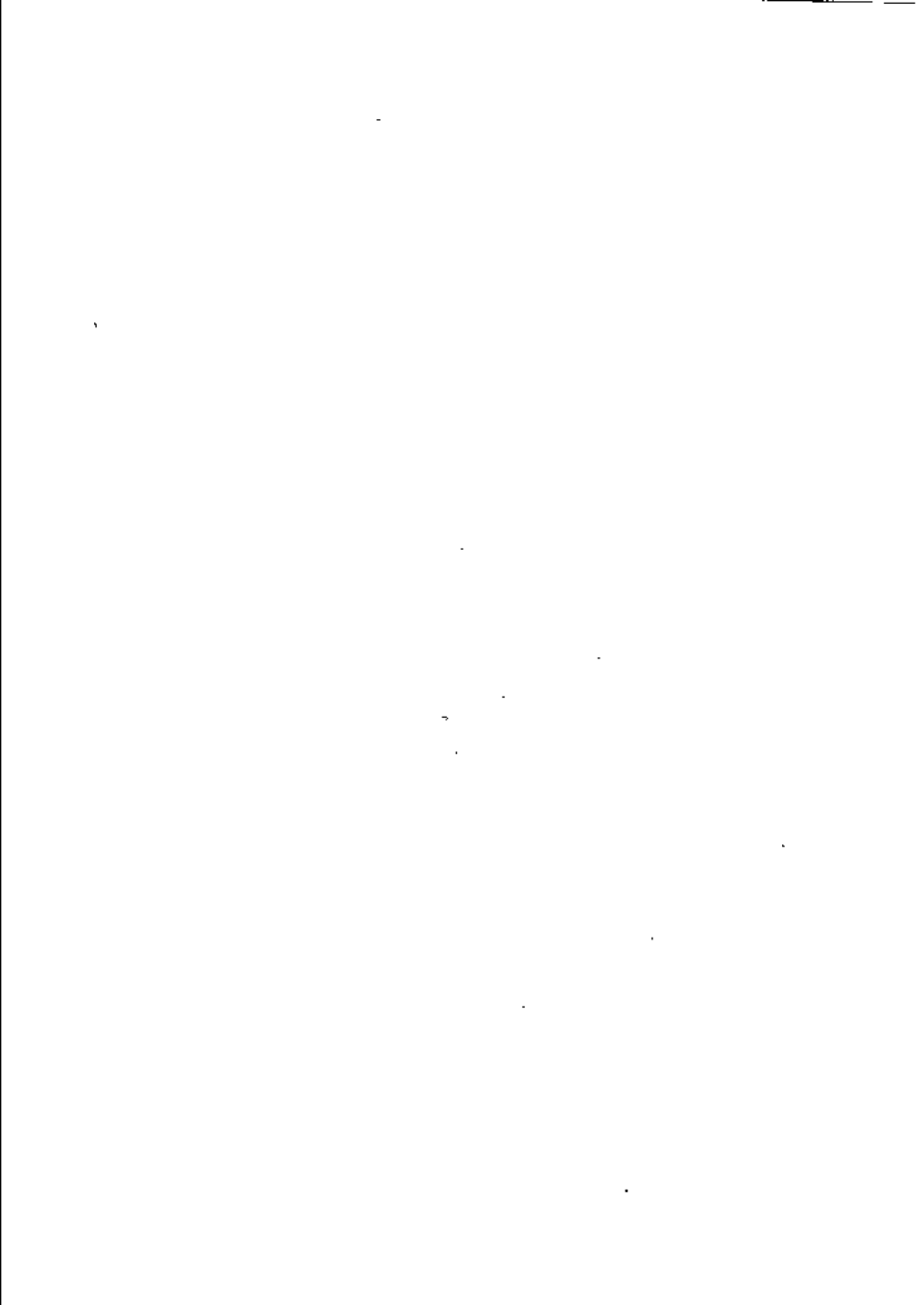
王文忠

醉翁亭酒话·····	(127)
野色迷人·····	(134)
醉香犹在·····	(141)
古城霞光·····	(147)
野渡诗意·····	(153)
乌衣随笔·····	(161)
琅琊榆·雨伞·手电筒·····	(168)
高高的青檀树·····	(172)
吴敬梓故里思绪·····	(176)
明皇陵漫话·····	(182)
花鼓的历程·····	(189)
凤之飞·····	(194)
豆腐琐记·····	(200)

苏

晨

十三篇



草木有情

滁州醉翁亭散文节开始三天，我才千方百计赶到。醉翁亭散文节的预期成果之一，是要出一本散文集。因此与会的每一位，至少都要作一篇与醉翁亭有关的散文。很可惜，我没能赶上参加散文节在醉翁亭举行的多姿多彩的开幕活动。后来虽然补游过一趟，和开幕活动的多姿多彩相比，当然是很难相提并论了！

我是一辆“晚点的车子”，自知按“规章”得逢车先让路。想写一篇和醉翁亭搭边儿的散文完成规定任务，也得首先仔细盘算清楚，怎样才能不与人家“正点的车子”“撞车”？费了不少心思，我才想出《草木有情》这个题目，估计不会和谁“撞车”。



北宋仁宗赵祯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十月，大文学家欧阳修因为主张改革时政，得罪了保守的左丞相夏竦。被夏

棘一状告到赵祯那儿，欧阳修落了个免去龙图阁大学士职，外放到滁州做知州。

他在知滁州任上，作《醉翁亭记》这篇我国散文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时，开头就写：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是“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草木山色最先吸引了欧阳修。他爱琅琊山的“野芳发而幽香”，他爱琅琊山的“嘉木秀而繁阴”……他请琅琊寺的住持和尚智仙在酿泉之侧建造了醉翁亭。

是呵，琅琊山的草木委实多情！就说那琅琊山上独有的琅琊榆、醉翁亭边独有的醉翁榆吧。琅琊榆随山可遇，它们深深地扎根在岩石龟裂的隙缝儿里，高高挺立在一块块巨型的山岩上，婷婷然，巍巍然，若不是亲眼见，谁敢相信这是事实。醉翁榆集中生长在醉翁亭一带，如醉翁亭前的4棵大树，足足有碾场的石滚子那么粗，顶天立地的将军般守护在那儿，实在是令人望来神采飞扬！

漫山的琅琊榆，似乎顶数琅琊寺山门外山坡上那一片长得最壮美。这儿是一溜的岩石山坡，那些高大的琅琊榆，竟是一棵棵就生长在那些大石头上。为的是空口无凭，我拍了彩色照片。

著名的琅琊古道，就打这片林子边上拾级而攀向山巅。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7～779）滁州刺史李幼卿和法琛和尚修建的琅琊古寺，就深藏在这片林子的密处之中。我总觉得这些名胜古迹在大片琅琊榆的掩映下，会是很容易使游人驰思于祖国历史的辉煌灿烂，感奋于汉文化的无限生命力，从而也会为之激励，有望于也象一些先代的榜样那样奋发有

为，不虚此生！

一时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流泄出这样一种情思，只有朦胧地觉得可能与下面两件事多少有些关系。

一件是上山时陪我们的滁州市委副书记王瑞鹏告诉我，那两种奇特的榆树一种叫琅琊榆，一种叫醉翁榆。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们随便取的名字，王瑞鹏赶快声明说不是，是国际知名的树木分类学家郑万均教授命的名，我不禁为之一愣。细问才知道郑万均是过去南京林学院、现在已改为南京林产工业学院的著名教授。他1955年来游琅琊山、醉翁亭，也是一下子便给琅琊榆和醉翁榆吸引了，他惊讶于“这是在全国的大小森林和名山古寺中都还没见过的两种榆树”，他叹服于这两种可以在石头缝儿里讨生活的叶大、籽大的榆树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样，琅琊榆和醉翁榆的材质地也特别细腻坚实，于是郑万均满怀深情为祖国这两种名贵的树种命了名。

另一件是刚刚从新疆讲学归来的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林非，拉我一起拍了几张照片留念。我触景生情蓦然想到了那年在新疆，于戈壁、沙漠之上见到过一种胡杨。那也是一种将军式的栋梁之材。在戈壁、沙漠上见到高20米以上的乔木，十有八九必是胡杨。概括起它的令人不免为之肃然起敬的品格，是三个“1000”：即能在戈壁、沙漠上生长1000年，死后1000年不倒，倒地1000年不朽。而这三个“1000”，是它从重重艰难困苦的搏斗中造就的。具体地说，这胡杨能抗得摄氏零上40.5度的酷暑，也抵得零下39.8度的严寒；那怕年降雨量只有100到289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有1500到3700毫米，如此可怕的干旱里，它也依然如旧生机勃勃。

那一次我想到过，人生一世，确实也同样是只合坦荡

荡，何必常戚戚！谁能预知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多少艰难困苦毫不留情地压上身来？甚至无端地落在头上。可是，嘿，又能由得你怎样，还不如吸取胡杨的宝贵经验：与重重艰难困苦搏斗，造就本事，更过得硬。

这一回在琅琊山，这些琅琊榆和醉翁榆，使我重又想到了这儿。

二

据琅琊山林场的调查统计，琅琊山共有 271 种树木，从千年的银杏、独有的琅琊榆、醉翁榆，到最普通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竹。我注意到琅琊山上竹，好象也长得格外挺拔俊秀。

“外直中通”的竹，“宁折不弯”的竹，“竹毁节存”的竹，字典里“竹”字头的字多得教人目瞪口呆，那是因为竹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登上醉翁亭的高处，登上琅琊寺的高处，细心观察哪一片竹林最大，最繁茂，那是因为我怀念起两位在琅琊山上种过许多竹的琅琊寺和尚来了。

我怀念的这两位和尚，一位是琅琊寺的一代住持达修和尚，一位是他的徒弟梅子明。我尤其怀念的是梅子明！

梅子明是凤阳红心铺人，一位裁缝的儿子。他没读过书，却通文墨。他爱武术，通医道，广交游，好打抱不平。清末，定远县衙门的快班老总“草上飞”黄二虎一次跨县来凤阳红心铺作威作福，梅子明盛怒之下一脚踢死了他，惹下大祸，逃到琅琊寺拜达修和尚为师出了家。在琅琊寺当了 4

年和尚。他对念经礼佛应付付，对向达修和尚学园艺，特别是学种竹技术，倒是非常的认真刻苦。他在达修和尚指导下，选琅琊山上的宜竹地种下了许多竹。

清朝垮台，民国初建，梅子明见4年前闯下的大祸已成过去，就老老实实向达修和尚提出了还俗的要求。

还俗回到故乡，梅子明在徐桥盖了一所茅草房四合院。门联写的是：

竹影林风来小院

樵夫待月约偕归

他开始以经营园圃为生，最大宗还是种竹。后来他张贴过一份《提倡园林事业启事》，照理是应该引入《中国广告学史》的。启事的全文是：

十年之计，深资树木。我乡简陋苟安，徒羨他人之我先，不如思齐驱而并驾。鄙人旧有沙湾一处，大圃十亩，植林种竹，嫁接桃李，虽村落褊小，茅屋简陋，但曲水流畅，花香鸟语，棣华则蔚蔚，枣叶则蓁蓁，姜性木辣，蔗余味甘。鄙人备有各种花卉良种，供应适量，心虽有余，而力不足，盼者谅之。

就是这位昔日的琅琊寺和尚，后来成了一位不凡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梅竹樵，更是先于他在1932年就成了共产党员。这小伙子本来叫梅兆芹，他请父亲替他改个名字。梅子明就把小院门联上下两联的各头一个字，连起来给儿子取了新名字叫竹樵，告诉儿子说，要永远象竹那样，有一身正气，一副浩骨。

抗日战争爆发，梅竹樵执行党的指示，1939年在家乡组织了抗日队伍，被任命为游击大队长，1941年又被任命为凤阳县县长，兼任县总队长，后来又担任凤（阳）定（远）嘉